

# 无常的钟声

日本古典和歌歌语研究

刘小俊——著

别样黄昏

夏秋之蝉

呦呦鹿鸣



# 无常的钟声

日本古典和歌歌语研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常的钟声:日本古典和歌歌语研究/刘小俊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552-8021-7

I. ①无… II. ①刘… III. ①和歌—诗歌研究 IV. ①I313.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4983号

- |      |   |
|------|---|
| 书 名  | 无常的钟声:日本古典和歌歌语研究  |
| 著 者  | 刘小俊   |
| 出版发行 | 青岛出版社   |
| 社 址  |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266061)                                      |
| 本社网址 | <a href="http://www.qdpub.com">http://www.qdpub.com</a> |
| 邮购电话 |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
| 责任编辑 | 杨成舜   |
| 特约编辑 | 王 伟   |
| 封面设计 | 末末美书  |
| 照 排  |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
| 印 刷  |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
| 出版日期 |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大32开(890mm×1240mm)                                      |
| 印 张  | 8.75  |
| 字 数  | 180千  |
| 书 号  | ISBN 978-7-5552-8021-7                                  |
| 定 价  | 59.00元  |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日本·文学·研究

## 序 言

日本古典和歌存世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多彩,作为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重要位置,深受读者喜爱。

和歌的雏形是歌垣文化中群体口头传唱的歌谣,汉字传入日本以后,人们开始使用文字表述个人情感,诞生出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和歌。和歌是日本文学的源头,是日本文化的基础,堪称大和民族心灵和语言的故乡。

和歌在古代日本社会中的地位极高,咏唱出一首能够传世和歌,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歌人的政治地位,加官进爵。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是大伴家持编撰的《万叶集》,收录了七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的4500余首和歌。历代天皇、皇族、贵族都非常喜爱和歌,其中不乏优秀的歌人。由天皇下令编撰的和歌集,有闻名的“敕撰二十一代集”,还有数量庞大的私撰集和私家集。此外,在物语文学、日记文学、说话文学等文学作品中,穿插了大量和歌作品。上个世纪初开始,日本学者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从1100余种

古典文本中，整理出 45 万余首和歌，编成《国歌大观》，如此庞大的歌群，令人叹为观止。

刘小俊教授潜心研究日本古典和歌二十余年，是近年来活跃于古典和歌研究前沿的优秀学者。面对浩如烟海的古典和歌，涉入其中进行研究绝非易事，而刘小俊教授又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形式变化最为复杂的镰仓时代前的和歌及汉诗作品，极富挑战性。刘小俊教授擅长打高尔夫球，这项运动的绝妙境界是一杆入洞，巧遇这种小概率的事情，需要勤奋和运气。这非常适合用来形容刘小俊教授的和歌研究，因为刘小俊教授将和歌研究的突破口选择在“钟”的意象分析上，这种选择充分反映出刘小俊教授和歌研究的功力和宽阔的视野。

和歌中最早出现“钟”的意象，是《万叶集》第四卷《笠女郎赠大伴宿祢家持歌廿四首》中的一首，即《万叶集》的第 607 首歌，这也是《万叶集》中唯一与“钟”的意象相关的短歌。奈良时代是日本积极从大陆吸收佛教文化的时期，“钟”的意象在此后和歌中的发展变化，承载着极为重要的文化内涵。《今昔物语集》中有多篇与钟相关的灵异故事，“道成寺僧写法华救蛇”的故事，家喻户晓。《平家物语》开头一句的“祇园精舍的钟声，回荡着诸行无常。娑罗双树的花色，显示出胜者必衰的道理”，更是为人熟知。

纵观佛教进入日本千余年的历史，佛教思想早已浸入日本文化的血脉之中，不得不惊叹刘小俊教授的古典和歌研究视角精准独到。不仅如此，刘小俊教授还对“钟”的意象充分进行了诗学

层面的挖掘,通过作为听觉素材的“钟”的意象,阐释古典和歌所具有的独特的时空张力。

除了“钟”的意象之外,刘小俊教授还撷取了“蝉”、“鹿”、“菽”(胡枝子)、“花”(主要指樱花)、“霞”、“都”(都城)、“鄙”(乡野)等意象,对涵盖了动植物、天文现象、人间社会的歌语进行专题研究,并与《全唐诗》中出现的相同意象进行比较研究,由这些极具代表性的意象,合理地勾画出古典和歌的全貌,让读者通过不同视角深入了解和歌,感受漂浮其中的“无常”思想。

我国的日本古典和歌翻译与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刘小俊教授研究中涉猎的歌集,很多是在中国的日本古典和歌研究论著中首次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和歌都是由刘小俊教授本人翻译成汉语的。笔者才疏学浅,斗胆为刘小俊教授的大作写序,与笔者两段“钟”的机缘不无关系。其一,2002年笔者考证弃置于大连劳动公园的蓝查体梵语铜钟为元代文物,此后这口梵钟被旅顺历史博物馆收藏。其二,前几日蒙刘小俊教授信任让笔者写序时,笔者刚刚完成一篇关于《万叶集》题名含义的小论,通过解释商代铜钟铭文中出现的“万叶”一词的含义,以期在日本学界诸种《万叶集》的“名义”学说提供参考。

衷心期待刘小俊教授的古典和歌研究成果早日付梓。

金 伟

于成都大学金石精舍

2018年12月8日

## 前 言

和歌也曾写作“倭歌”，是日本独特的定型诗歌形式，也是日本古典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诗歌形式之一。和歌起源于日本古代歌谣，在古代也被单纯称作“歌”。《古今和歌集·假名序》说：“歌自开天辟地之时、各神出现之日便产生。”序中还谈到在“神代”（神统治的时代，即神话时代）情理和语言文字尚不甚完善，和歌也未确立一定的形式。而至“人世”（相对“神代”而言的人皇时代），素盏乌尊用 31 个字（假名）写就一首歌，由此确立了和歌这种文学表现形式。从此，人们以此“赞花羡鸟、哀雾悲露”，表达丰富的情感世界。

和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自确立以来，不断走向成熟和发展，衍生出了连歌、狂歌等新的诗歌形式，并延续至近代及现代的短歌。和歌从“歌体”来讲分为长歌、短歌、旋头歌等。长歌交替运用 5、7、5、7……音的节奏进行表述，最后以 5、7、7 结尾。这种歌体多见于古代歌谣，日本第一部和歌集《万叶集》中也收录有不

少长歌作品,是一种较古老的歌体。长歌在被称为歌仙的柿本人麻吕的创作中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走向衰落。至平安时代(794—1192年),长歌已然成为一种旧歌体,除特殊需要,如要表达复杂的事物、情感等之外,很少出现。短歌以5、7、5、7、7的节奏,用5句31个假名,也就是31个音节咏出“歌人”——和歌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短歌同样是一种古老的歌体,在记纪歌谣中就是最多见的歌体,并经久不衰,成为和歌的典型歌体。本书中所指和歌如没有特别说明,均为短歌歌体。

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需要用恰当的文字和优美的语言来支撑。特别是定型诗歌这种受格式、字数限制很强的文学形式,尤其需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也因此在我国才有了“一字之师”的美谈。我国的五言绝句用20个汉字表达了丰富的情感世界和或优美或深沉的意境,可以说是把对语言的巧妙运用推到了极致。与五言绝句相同,和歌同样受到字数的限制,通常只能用31个假名。众所周知,汉字集形、音、意于一体,而日语则不同。日语原则上是一个假名一个音节,要表意往往需要数个音节。也就是说,31个假名传递的信息远远少于20个汉字。因此,和歌创作更加需要在语言运用上下功夫。《古今和歌集·假名序》说:和歌的本质在于用语言表现人的本性,心有所思、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乃至大自然的一切,如“莺歌蛙鸣”都可用以成为和歌。而如何巧妙运用仅仅31个音节创作出优美的和歌,赋予这些音节以含义,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给读者就成了歌人们必须解决的课题。因此,在和歌创作中自古以来就形成了



其独特的诗歌语言词汇——“歌语”。如日常用语中的“鹤”在和歌中用“たづ”来表示，“我妹子”是男子对妻子或恋人的亲昵称呼。这些词语在和歌中常见，却鲜少出现在散文中，更有别于日常用语。此外，和歌特有的修饰用语，如枕词、序词等也属歌语范畴。虽然歌语有其独特之处，但毕竟来源于生活，极大一部分歌语，尤其是名词，是和日常用语相同的。春花秋月在和歌中仍是春花秋月，天空雨雪也还是天空雨雪。那么，歌语与日常用语的区别在哪里？铃木日出男指出：“歌语是以具有一定风格的审美意识为基础发展而来的、能够引起共鸣的联想性语言。人们在各自隶属的集团当中，用这种语言实现自己的和歌创作。”<sup>(1)</sup>何为“能够引起共鸣的联想性语言”？比如“秋”在日常生活中只是表示季节的词语，但在和歌创作中“秋”使歌人联想到悲凉的氛围，产生“悲秋”的共鸣。再比如“鹿”和“菽”，一个是动物，一个是植物，本来只是两个名词。而在和歌中“鹿”和“菽”往往使人联想到男子对妻子或恋人的思念，因为这是建立在雄鹿将秋菽视为妻子或恋人这一歌人们的共识之上的。

任何形式的文学创作都需要素材，和歌也不例外。本文多次提到的《古今和歌集·假名序》开头就指明了和歌的素材：一是人的情感；二是客观事物，即物象。对于素材而言，物象是客观存在，花鸟风月、田园房屋都可称为物象。一方面，当这些物象被引入和歌这种文学体裁当中时，它们就成了和歌的素材。另一方面，表示物象的词语被咏入和歌中也就成了歌语。因此，很多时候，某一物象既是一首和歌的素材，同时也是歌语。如：

## 咏柳

橘奈良麻吕

青柳细丝垂，身姿轻多娇。

春风未吹乱，谁人来观赏。

（《万叶集》1851）<sup>1</sup>

就这首和歌而言，“柳”作为素材反映在歌题上，同时被当作歌语咏进和歌当中，使这首和歌的创作得以完成。诚然，歌语并不仅限于表示物象的名词，成为和歌素材的也不只是物象。但是，不能否认在和歌创作中，物象、素材、歌语存在着同一性。因此，成为歌语的物象越多，和歌的艺术表现力则越强。万叶时代歌人们把“心物对应结构”运用于和歌创作当中。这是一种将心理描写与物象叙述相对应的艺术手法，用以弥补和歌中表达情感的词汇较贫乏的现象。“古代和歌中表达情感的词汇并不丰富，因此在和歌创作中难免会出现用词雷同的现象。虽然这些雷同的词汇难以表达个性化的内心情感，但是，将其有效地与外在物象相对应，便能产生丰富的诗歌式的想象空间。”<sup>(2)</sup>除了“心物对应结构”外，日本古代歌人在进行创作时还运用了“寄物陈思”的手法，将内心情感寄托在物象上表达出来。“寄物陈思”的出现使许多物象成为歌语，成为歌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代言。成为歌语的物象越多，歌人用以寄托情感的物象就越多，和歌的艺术表现空间也就越大。由此可见物象与歌语之间的关系，也足以说明其对和歌创作的重要性。这也是笔者之所以选择歌语，且是表示

物象的名词歌语的研究作为本书主要内容的原因所在。

研究和歌并用汉语写作论文,就不得不面对和歌翻译这一问题。为了避免翻译不准确,以往笔者在论文中均直接引用和歌原文,或只将大意用散文的形式表达出来。在笔者查阅的有关论文中,直接引用原文的现象也很普遍,但这种做法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读者是日本文学研究人员或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士。要想让广大读者了解日本古典文学,了解和欣赏和歌,以促进中日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就必须将和歌翻译成汉语。但如何翻译,翻译后能否将和歌的原意以及意境和风格等准确地传达给读者,成了使笔者困惑的一大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和歌翻译介绍出现于民国初期,一个世纪以来学界先哲在翻译和歌上做了各种尝试,译文形式也各有千秋。其中以中国古典诗歌形式为主,如有诗经、楚辞格调的,有七言绝句、五言绝句的。也有重视和歌原有形式,主张保持5、7、5、7、7定型句式的。还有减字型3、5、3、5、5和3、4、3、4、4的提案等。和歌翻译研究,从笔者可查阅到的论文来看,较早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李芒先生自1979年一连发表数篇论文,对和歌汉译进行了探讨,并引发中日两国学者参与讨论。李芒先生的论文之后,不断有和歌翻译研究的论文问世,并出现了多种版本的《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汉译本。可以说,和歌翻译及翻译研究已形成规模。从有关和歌翻译论文的研究角度和内容而言,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对以往和歌翻译的介绍与评论;二是对和歌翻译形式的论述。以往探讨最多的就是以何种形式将和歌翻译成汉语,特别是在早期的论文中。如李芒

先生的一系列论文的主要论点就是和歌的翻译形式。这些论文虽然在探讨和歌翻译形式的过程中也涉及和歌内容的翻译问题，但没有专门的论述。王向远在2017年发表于《日语学习与研究》上的论文中提出和歌“翻译度”的问题，不仅对“歌体”（和歌形式）的翻译度，还对“歌意”（和歌内容）的翻译度进行了论述，指出“翻译失度”或“过度翻译”与“误译”是歌意翻译度中出现的两种情况。<sup>(3)</sup>王向远的论文弥补了之前和歌翻译研究的不足，是一篇值得瞩目的论文。在此，笔者无意也自知无力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只是想对本论文集集中所采用的和歌翻译方式做一下说明和解释。

笔者非常赞同李芒先生的观点，翻译和歌“表达要力求接近原歌，力求简练，除非不得已时，绝不轻易变通，绝不外加词语或减少原歌的内容。”<sup>(4)</sup>这与王向远提出的和歌歌意翻译度的问题有很大关联。而且，笔者认为“翻译度”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传达和歌“歌境”即意境的问题。前文中已经提到，由于汉语和日语之间的差异，即使把和歌翻译成短小精炼之五言绝句的20个汉字（音），也很难做到“绝不外加词语”，更不必说七言绝句等形式了。因此，开始笔者尝试用散文式的语言解释和歌大意并加以说明，把歌人想表现的世界展示给读者。但有学界朋友对此提出中肯的意见，认为和歌毕竟是定型句式的古典诗歌，还是应该以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翻译出来，这样才能保持诗歌的特点。笔者觉得有道理，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最后选用精练的五言绝句的形式翻译论文中的和歌，并佐以适当的说明。五言绝句讲究平仄押韵，用词需仔细推敲。但笔者在本书中翻译和歌的目的不在翻

译本身,也并非为了探讨翻译问题,其目的在于通过实例对歌语加以研究。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和歌的原意,很多时候难以顾及遣词造句、合仄押韵,甚至有时会使用很直白的语言。因此,准确地讲,这本书中出现的和歌翻译只能说是用五言四句的诗歌形式,尽量准确地把和歌的意思用汉语表达出来,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引用和歌分别引自岩波书店出版的《万叶集》及“八代集”的注释本及日本《新编国歌大观》,但在作者姓名上笔者做了一些调整,以便我国读者阅读。如用假名书写的“つらゆき”调整为“纪贯之”等;以身份地位出现的如《新古今和歌集》中的“摄政太政大臣”调整为“藤原良经”,《续千载和歌集》中的“法皇御制”调整为“后宇多法皇”等;附有官名的如“前中纳言定家卿”调整为“藤原定家”,等等。

本论文集是笔者近20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研究对象是镰仓时代(1192—1333年)之前(包括镰仓时代)的和歌及汉诗作品。之所以将研究对象限定为镰仓时代之前的和歌及汉诗,是因为进入室町时代后连歌创作开始迅猛发展,和歌创作与之前相比呈现了不同的形态。为与和歌相对应,因而汉诗也限定为同一时期的作品。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歌语研究本身为主,通过分析大量的和歌事例,分别从歌语的形成、意象、表现手法、艺术效果等方面,对歌语“钟”(钟声)、“黄昏”、“霞底”、“都”(都城)进行了论述。其中,将意象运用于和歌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打破传统和歌研究方法的尝试。第二部分从中日比较的视角对中日古典诗歌中的“钟”、古典和歌中“钟—霜”组合与中国典故的

关系、和歌与日本汉诗中的“蝉”及“鹿鸣”进行了对比分析,并论述了古典和歌中的“无常感”与日本人审美观之间的关联。在进行对比研究时,笔者从以往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中日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相同与差异进行论述。同时,不同于以往的中日比较研究,笔者又从接受的角度出发,着眼于日本文学内部的“和”与“汉”,对和歌和日本汉诗在接受中国文学影响上出现的差异进行了对比研究,意在通过这项研究,找到日本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强大影响下为何仍能保持其特性的答案。

本书得以出版得益于笔者供职的京都女子大学出版资助金,得益于青岛出版社杨成舜先生的辛勤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 (1) 铃木日出男:《古代和歌史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第19页。
- (2) 同(1),第138页。
- (3) 王向远:《〈古今和歌集〉汉译中的歌体、歌意与“翻译度”》,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年6月,第108页。
- (4) 李芒:《和歌汉译问题小议》,载《日语学习与研究》,1979年1月,第40页。

# 目录

- 第一章 歌语“钟”的生成 / 001
- 第二章 无常的钟声  
古典和歌中钟声的意象 / 030
- 第三章 别样黄昏  
古典和歌中“入相”的用法 / 071
- 第四章 “霞<sup>かすみ</sup>の底<sup>そこ</sup>”的艺术表现手法 / 095
- 第五章 古代日本人心中的京城  
八代集中的“都” / 115
- 第六章 古典和歌中的“钟 - 霜”组合与“丰山霜钟”  
日本古典诗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例之一 / 136
- 第七章 夏蝉与秋蝉  
日本古典诗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例之二 / 152
- 第八章 不同的鹿鸣  
日本古典诗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例之三 / 171
- 第九章 无常与清静  
中日古典诗歌中的钟声 / 191
- 第十章 古典和歌中的无常感与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 226
- 附录：引用和歌原文 / 250

## 第一章 歌语“钟”的生成

### 一、古典和歌中的“钟”

众所周知,“钟”有乐钟、时钟、警(报)钟以及与宗教相关的钟等。正如唐代诗人贾岛的著名诗句“听钟问寺名”(《原东居喜唐温琪频至》)所表现的那样,在我国唐代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钟当属寺院的梵钟。在日本也是同样。梵钟自6世纪中叶随着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后,1000多年以来一直回响在日本的上空。带有宗教色彩的悠长神秘的钟声,自古以来震撼着日本人的心灵,震撼着歌人们的心,让他们创作出了大批咏钟的优秀作品。日本《新编国歌大观》的词汇检索系统显示,共有1012首和歌咏有汉字标记的“钟”,如果加上假名“かね”标记的例子,这个数字将成倍增长,可见钟在和歌中的出现频率之高。笔者对镰仓时代以及之前所编撰的和歌集中的“钟”进行了检索,得出209条结果。之后,又检索了“かね”,得到5427条结果。



经过细致筛选,排除“かねて”“~かね”“たかね”等与钟无关的例子,确定其中747例为表示“钟”的“かね”。加上汉字“钟”的例子,咏有“钟”的和歌用例共956首(次)。这956首(次)和歌便是本章和第二章的研究对象总和。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古典和歌中除特例外,“钟”是作为“钟声”的代名词被使用的。

由于歌人在和歌创作中很少用汉字标记,所以要分辨和歌中“かね”的种类必须充分理解原文,或借助作品的“詞書”即序来判断。笔者考察的结果,古典和歌中的“かね”分为三类。(一)作为乐器的钟。如《新敕撰和歌集》1186的序写道:“击方磬。只因年老,技艺荒疏。”“磬”是古代打击乐器的一种,由此可以判断和歌中的“钟”是指形状为方形的“磬”。但这类用例寥寥无几,只有3首。(二)悼念死者的“钲”。“钲”在日语中与“钟”同音,因此,笔者把咏有“钲”的和歌也归于“钟”的用例当中。钲本是一种打击乐器,但是和歌中的“钲”是指佛教做法事时的法器,一种小型的钟。如《千载和歌集》597序中写道:“在花园左大臣家为仆童时,曾得以传授笙之吹奏法,并赐笛与我。今为已故大臣做法事,献笛曲一首。”作品通过和着做法事的钟声献上笛曲的描写,表达了对故人的哀悼和思念,说明作品中的“かね”是做法事时敲的小钟即钲,而并非挂在室外的大钟。这类用例共计约24首。与956首这个总数相比,以上两类和歌的用例可谓微不足道,也并非笔者论述的主要对象。但是,指出和歌中的“かね”并非是一种,这一事实本身是具有其意义的。(三)悠扬回荡的梵钟。在咏有“钟”的和歌用例中,序或和歌中可见“山